

踢爆有关单身的迷思!

本书将彻底改变你对
单身或婚姻生活的老旧迷思!



单身 更快乐

SINGLED OUT

How Singles are Stereotyped, Stigmatized,
and Ignored, and Still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美] 德保罗 著
Bella DePaulo

李江滨 梁婧扬 译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单身 更快乐

SINGLED OUT

How Singles are Stereotyped, Stigmatized,
and Ignored, and Still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美] 德保罗 著

Bella DePaulo

李江滨 梁婧扬 译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单身更快乐?! / (美) 德保罗(DePaulo, B.) 著;
梁婧扬, 李江滨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3. 6

书名原文: Singled out

ISBN 978 - 7 - 5118 - 3576 - 5

I. ①单… II. ①德… ②梁… ③李… III. ①生活方
式—通俗读物 IV. ①C913.3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41688 号

单身更快乐?!

[美] 德保罗(DePaulo, B.) 著

梁婧扬 李江滨 译

编辑统筹 大众出版社

策划编辑 林 喆

责任编辑 林 喆

装帧设计 乔智炜

© 法律出版社·中国

出版 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固安华明印刷厂

责任印制 沙 磊

开本 72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 15.25

字数 219 千

版本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网址/www.lawpress.com.cn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书号: ISBN 978 - 7 - 5118 - 3576 - 5

定价: 35.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目 录

- 第一章 单身歧视:21 世纪难以说清的问题 / 1
- 第二章 单身人士与科学 / 26
- 第三章 错误观点之一:成双成对好处多 / 56
- 第四章 错误观点之二:一心一意 / 65
- 第五章 错误观点之三:笼罩单身人士的阴云 / 86
- 第六章 错误观点之四:你只在乎自己 / 98
- 第七章 错误观点之五:单身女性,请注意! / 121
- 第八章 错误观点之六:单身男性,请注意! / 136
- 第九章 错误观点之七:单身父母,请注意! / 153
- 第十章 错误观点之八:真可惜你不完整 / 167
- 第十一章 错误观点之九:可怜的人 / 179
- 第十二章 错误观点之十:家庭价值 / 189
- 第十三章 你以为单身人士悲惨、孤独,这完全可以理解,原因在这里 / 210
- 第十四章 单身,还是不单身? / 217
- 第十五章 理想之道 / 225
- 致谢 / 235

第一章 单身歧视:21 世纪难以说清的问题

我认为已婚人士应当受到平等的待遇。他们不应被定型,或被污辱,或被歧视、忽视。他们应当像单身人士那样受到同等尊重。

我可以想象一个已婚人士受到不公待遇的世界,如果这一世界的确存在,我会提出抗议。以下是几个会使已婚人士感到不快的例子:

- 当你告诉别人你已经结婚时,他们会摇摇头,说一些诸如此类的话:“噢——”或者“别难过,亲爱的,总有一天你会离婚的”。
- 逛书店时,你会看到书架上摆满了这样的书:《如果我有足够优秀,为何还身陷婚姻》、《35 岁后,如何运用哈佛商学院学到的知识踢开老公》。
- 每次结婚,你都感到应该给单身亲友买一些价值不菲的礼物。
- 和配偶一起旅行时,各自的花费都比独自旅行多。
- 职场上,单身同事会下意识地假定你愿意假期加班并且把其他各种不想干的事情交给你做。他们会说,都结婚了,还有更好的事可做吗?
- 单身员工可以把其他成年人的健保加到自己名下,你不行。
- 单身同事去世时,可以把社会保险金留给自认为重要的人;但你不能这样做,你的保险金将由保险系统收回。
- 竞选公职的候选人会宣扬自己对单身人士的重视,有些候选人甚至提议动用十亿美元联邦预算来鼓励人们保持单身,对于误入婚姻殿堂者,则鼓动他们离婚。
- 更重要的是,对于上述状况,没有人觉得有何不妥之处。

当然,已婚的人不会有任何的这些经验,但单身的人有。没有固定伴侣关系的人(我的定义,现在,单身的人)是被定型的、被歧视和被轻视的。这些被污辱的单身者——不管是离异、丧偶,或者未婚——是 21 世纪末被命名的问题,我将其称为单身歧视。

被定型也就意味着别人对你心怀成见。假如你告诉新结识的朋友你还是单身的话,一般情况下他们会认为已经了解了你的很多状况。他们理解你的情绪:你是悲惨的、孤独的,你羡慕别人成双成对。他们知道是什么在驱使着你:渴望成双成对而不是别的其他事情。如果你已老大不小却还孑然一身,他们也会知道你没有固定伴侣的原因:恐惧承诺、眼高过顶或者心中有包袱。也许他们会推测你是同性恋——这也是很糟糕的事情。

他们自信知道一些你的心理发展状况、你的内心世界:你没有同龄的已婚人士成熟。从内心深处讲,你基本上是自私的。

就算有些人对你别的方面一无所知,而仅知道你是单身,有时他们也会认为对你的家庭状况几近了如指掌:你没有家庭,你的生命中也没有别的重要人物,哪怕只是一个。事实上,他们了解你的全部生活:你还没有生活过。

因为你的生命中没有重要人物,因为你还没有生活过,所以你可以加班到很晚,可以在假期里出差做所有的工作。到别人家做客时,他们知道你能住在哪里:睡在客厅里的沙发上就行了,一个可以关门的卧室则不是必需的。

他们知道你的人生将如何向前发展:慢慢变老,然后孤独地离开。

作为一个单身人士,你是不是不能从上面诸多描述中找到自己生活的影子?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快乐,我有自己的生活,我也不会独自终老(这与拥有固定伴侣还是单身没什么关联)。这只是对单身人士的开场白,但也确实是问题的关键:传统的对于单身人士的看法是不真实的,是个假象。对于活生生的、各有特色的单身人士,传统看法并非准确的描述。

我需要澄清一下“单身”的含义,但在此之前,我需要先解释一下拥有固定伴侣的意思。固定伴侣也是问题的一部分:单身人士是从反方向定义的,定义依据的是他们没有的东西——一个固定的伴侣。单身人士被称作“未婚者”。然而单身是先出现的状态,然后这个状态才被婚姻终止(如果这个状态真的被终止了的话),为什么人们不把已婚人士称作“非单身”呢?

回到固定伴侣关系的话题。婚姻是拥有固定伴侣关系的最佳标准。如果你结婚了,你就有固定伴侣。至于你是幸福还是悲惨,忠贞还是花心,与对方同居一室还是远隔重洋,都不重要。如果你有结婚证,并且没有处在撕毁这一纸证明的过程中,那么你就拥有固定伴侣。

法定婚姻十分重要。只有合法的婚姻才伴随着津贴、特权、奖励、责任等方面的保障。只有结了婚,你才可以取出另外一个成年人的社会保险金,加入其健保,进入其病房,才有权决定是否用插管喂食的方式维持对方的生命。人口部门统计已婚人口时,只将法定婚姻纳入统计范围。“法定单身”人士指的是没有法定婚姻的成年人,其范围包括离异者、丧偶者、一直单身者。

对你的日常生活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是,你在社会生活中是单身还是拥有固定伴侣。同样地,如果你结婚了,你会自然而然地被算做是拥有固定伴侣的人。如果你没有处于法定婚姻的状态之下,你的状态的判断标准就不那么明确。人们会通过各种各样的线索来判断你是否拥有固定伴侣。你和另外一个人的关系看起来不够固定?你们来往多久了?是否要长期交往下去?要同居吗?至于你的伴侣是否是异性,对于社会型伴侣的标准而言并不重要。确切地说,不管是同性恋、异性恋还是双性恋,只要和另外一个人有某种特定的关系,就可以被视为在社会生活中拥有固定伴侣。

传统上,性是区分固定伴侣关系与其他各种亲密关系的重要标准,虽然这一标准尚未成为具体事实,或者已经成为模糊而遥远的记忆。(当然,只从性的角度来判断是不够的。一夜情只是一时的放纵而不能被视为和对方有固定伴侣关系。)

在试图判定一个人是否拥有社会型伴侣时,我们关注更多的是他们是否符合理想中的恋人形象,而不是他们的性行为。这种恋人形象是双方用充满爱意的眼神凝视着对方,画面中没有别人,画面背景朦胧而又缥缈。在歌曲中,这种概念往往用听起来相似的歌名来表现,如纳金·高的《你是我的一切》,猫王的《我逝去了的一切》,或者安迪·吉布的《愿我成为你的全部》。在歌词中,最理想的恋人形象存在于利安·莱姆斯的高歌中:“没有你的日子怎么过?……你是我的世界,我的心灵,我的魂。”

现代文化构想中,固定伴侣是一种双人游戏,双方从彼此的身上寻求陪

伴、亲密感、关怀、友谊、忠告,共同分担家务和日常开销等。他们是彼此希望与梦想的来源,他们是灵魂的伴侣,也是唯一的伴侣,他们既是性伴侣也是其他一切事情的伴侣。

现在我可以解释什么是单身了。单身就是没有固定伴侣。有固定伴侣或者没有固定伴侣这样的简单区别为单身歧视定下了黄金规则,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惯有的思维方式:没有固定的伴侣,你就低人一等。如果你是单身,那么从定义上你就矮人一截。不论你举出多少事例来为自己开脱——你有出色的成就,有大量关爱你的亲友,有非凡的奉献精神——只要你没有灵魂上的伴侣,这些都无济于事。其他人永远会挠头思索你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有哪个地方比较特别(他这人一直有点怪;她特别神经质;我估计他是个同性恋)。有如做一套体操动作,因为其中缺少了关键的加分元素,所以,无论你把这套动作完成得多么熟练,多么优雅,仍被认为是缺憾的。

有固定伴侣或没有固定伴侣听起来像是一个失之于简单的标准。的确,许多明显的差别肯定也是有其意义的。比如,在那些没有固定伴侣的人当中,有单身的男性和女性(这永远是值得关注的差异);一直单身的人和因离异、分居、丧偶而单身的人;年轻的单身人士和年老的单身人士;有子女的单身人士和无子女的单身人士;身居都市的单身人士和居于城郊、乡下的单身人士;居于沿海地带的单身人士和中居于西部的单身人士;独居的单身人士和合居的单身人士;自我满足的单身人士和为另一半而憔悴的单身人士;不同种族、血统、信仰的单身人士,不一而足。这些类型的区别是有意义的。有些类型的单身人士遭受到的侮辱比其他类型更加冷酷无情。

单身人士的种类千差万别,但不至于让人眼花缭乱。事实上,用两个简单的尺度就可以将单身人士归类。第一,现存所有偏见依然维持不变。比如,由于男尊女卑的格局依然未变,女权主义未昌其道,单身男士的日子就比单身女士好过一些。同样地,富有单身人士的日子比囊中羞涩的单身人士要好过一些。第二,所有人都在抬高灵魂伴侣的地位,灵魂伴侣的价值由此高扬。你是否曾经拥有一个固定伴侣?如果有,你的处境比那些从未有过固定伴侣的人要好一些。(因此,离异或者丧偶的单身人士的处境比那些一直都是单身的人要好一些。)你的灵魂伴侣离开你是否与你的过错完全无关?如果是的话,

你又可以多得几分。(因此,丧偶的单身人士的处境一定程度上比离异的单身人士要好。)如果你没有固定伴侣,那么你是否至少在努力寻找一个?如果是的话,对你也是有利的。

当我说一些单身人士比另外一些好时,我指的是在公众眼中如此。那是一种不靠谱的好。“较好的”单身人士似乎比“较差”的单身人士更受人关注,更受到尊重。至于不同类型的单身人士实际上情况如何,那就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了。

单身歧视并非有伴侣者的行为。如果你是单身,对于有伴侣者的尊贵地位的维护,也有你一份儿。你在精神上给予他们支持:为他们的第一次订婚或者结婚而欢呼,然后是第二次,第三次。当然,从经济上讲,每一次你都会赠送他们礼物。你像承担起了他人不愿为之的加班和出差任务那样,用你的时间、作为单身的灵活机动来支持他们。当他们挑选喜结连理的方式、时间以及环境时,你也支持他们有这样的权利。当他们问你什么时候会安顿下来时,你支持了他们的傲慢,并且礼貌地克制自己,询问他们上一次共度鱼水之欢是什么时候。他们每个人为度假行程和加入俱乐部付的费用都比较少,但你需要全额付款。从这个角度讲,你也补助了他们。

单身歧视的部分元素根植于美国法律和宪法,这意味着不论是有固定伴侣者还是单身者都不能不忍受它。以社会保险金为例。如果你是在社保覆盖的范围之内,去世后你的配偶可以领取你的保险金。如果你是单身人士,与那位已婚人士一起在同一职位上工作了相同的年限,去世后没有哪一位成年人可以领取你的保险金。你的那一份将被保险系统回收。

我们珍视的美国价值观——所有人生而平等,并享有同样的公民权和尊严——主要是适用于已婚人士。如果你是单身人士,即便是死后的尸体也会跟着一起贬值——逝者的合法配偶可以从社会保险金中领取小额丧葬费,单身人士则没有这种津贴。我估计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是既然单身人士没有家人,他们的遗体由第一个发现他们已死(可能是在一个空荡荡的公寓中被发现,尸体已经腐烂,或者正被一只饥饿的猫啃噬)的陌生人扔到沟里就可以了。

单身人士低人一等的观念也被以其他方式合法化了。比如,美国公民权

利委员会的使命是确保每一位公民——不分种族、肤色、宗教、性别、年龄或是否残疾、本土出生——的权利都获得同等的保障。美国雇佣机会均等委员会也被赋予维护所有人就业机会均等的权力，然而婚姻状态呢？

最初我对后来被我界定为单身歧视的观念与行为产生兴趣时，我对一些重大问题，比如我和我的已婚同事在社会保险金方面的差别待遇一无所知，对于改变国家面貌的人口革命也不了解。

刚刚获得一所大学的助理教授职位时，我基本上确信这所学校的所有人以及其他地方的人都已经结婚或者在通往婚姻。我并未了解到截至 2003 年，全美有 5200 万 18 岁以上的人将独自走完一生，另有约 2200 万人离婚，1400 万人丧偶。故即便不把近 500 万的分居人口列入计算范围，到 2003 年仍有 8700 万人处于某种法定的单身状态，占全国成年人口的比例超过 40%。（即便是除掉 1100 万的同居人口，剩下的 7600 万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我同样没有意识到，在 21 世纪，由已婚夫妇和子女构成的家庭已不再是家庭的常态，这些家庭在数量上（不是从感觉上）已经被由独居的单身人士（多数单身人士并非独居）所组成的家庭超越。我还发现一个十分明显的现象，在当今的美国，从平均数的角度，人们一生独处的时间比处在婚姻状态中的时间更长。

最初，我并没有想到单身人士在经济、社会、政治上的潜在力量。在 21 世纪的开头几年，劳动人口中有 40% 是单身人士，他们购买了超过 40% 的房屋，为美国经济贡献了一万六千亿美元。如果在 2000 年和 2004 年的大选中他们展示了全部的影响力，他们的风头肯定能盖过所谓的足球妈妈、安全妈妈、赛车爸爸以及其他的选民群体。

最初引起我注意的并不是人口统计或者经济、政治因素。对我而言，之所以越来越察觉到单身人士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出现了问题，是因为一些很小的事情的触发，包括一些在发生的当时不值一提的个人经历。26 岁那年，我从多数朋友都是单身的研究生院离开，来到了我任教的第一所大学。从那个时候起，这种经历便越积越多，并逐渐引起了我的高度重视。

这里有个例子。在我工作的第一个周末，家乡的朋友邀请我参加一个外地的活动。我当时不想去，因为我不想错过结识新同事的机会，我希望新的朋

友会在他们当中产生。他们中的一位已婚男士果真在那个周末安排了一个社会活动。他们夫妇邀请一位和我同时被聘用的同事及其配偶一起外出,共进晚餐,却没有叫上我。

我并不是经常被那些已成家的人排除在外。比如说,有一个叫乔安娜的女子,我刚刚认识她的时候,还是独身一人,于是我们成了朋友。后来她找到了灵魂伴侣,他俩有时也邀请我参加他们的活动,某些情形我还记得,其中有一次是这样的:

乔安娜:要不要哪一天跟派特和我一起吃顿晚饭?

我:好啊,这周末怎样?

乔安娜:我们想的是周三。

我:哦,这周三的晚上我有一些工作需要收尾,所以不是上选,不过我应该能抽出时间。

到了星期三,三个人一起商量到哪里去好。

派特:你想吃什么呢?

我:新开的那家泰国餐馆怎么样?要不去都纳餐厅?

乔安娜:我们俩都想去洛可可餐厅。

洛可可是家意大利餐厅,我也很乐意去吃一些面食,所以我就说那也很好。但是到那里以后,我又发现他们的计划跟我不一样。

乔安娜:我们的意思是,点一个比萨大家一起吃吧。

这并非我心中所想,但洛可配的配料很不错,所以我也同意了,我在心中盘算着自己的建议。我们还没有讨论好点什么最好,侍者就来了。不过没关系,派特已经心中有数了,他背诵出了四种口味,显然是他们事先已经商量好的。侍者记下来后,转身离开了。不过过了一会儿,侍者又回来了,她很抱歉地说其中的两种口味今晚没有。终于,我的机会来了。话还没有出口的时候,派特已经报出了“我们”的替代品。

工作地也有一些难以忘怀的时刻。有一次,我被告知需要晚上上课,理由是“不方便让家里有妻室的男教师晚上再回来上课”。一位同事的朋友第一

次见到我,得知我还是单身一人时,就萌生出了一个主意:她觉得我愿意做她女儿的娘子军首领。系里每年都举办野餐聚会,每年的举办方式都有所不同。我最喜欢的方式是系里的每位教职工都凑同样的份子,每个人都可以带全家人一起参加。于是聚会时我只身前往,我的一个年长的同事则带上了自己的夫人和四个孩子。

叙述这些经历的时候,我不禁有些发抖。为什么我会注意到这些细节,而且几十年后仍会记忆犹新?这就是单身歧视一直存在的原因之一,它经常展现在日常生活的细节当中。我是否要为没有吃到辣味的香肠比萨而写一本厚厚的书?(不,我想吃的是凤尾鱼口味。)

一个常常容易被忽略的原因,也造成了单身歧视的经久不衰:人们很难直接而明确地将一个人的不良行为和他的婚姻状态联系起来。我初来此地时,我的同事邀请他人周末共进晚餐,而不邀请我。他们这么做不是因为我是个单身,而是因为他们觉得我这个人让人厌烦,他们希望尽量少跟我接触。或许乔安娜和派特做出了所有决定不是因为他们是一对情侣,我则独身一人,而是因为他们霸道、自我中心、不招人待见。也许是因为他们很聪明,不让他人提出想吃凤尾鱼口味比萨的建议。也许那个第一次遇见我就建议让我做她女儿的娘子军首领的人之所以那么说不是因为他认为我一个单身女子会有很多的空余时间,而是因为从一见面她就发现我具有做领导的内在潜质。

我没有立刻将这类偏见和排斥视为单身歧视,是因为我对社会自行改良存有幻想。我沉浸在一个错觉之中:有一天,一觉醒来,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我飘身进入系里,一个同事对我说:“哦,我们真是太蠢了,怎么能这样安排系里的野餐聚会呢,让一个单身的同事去补贴有妻有子的人呢?以后再也不能这样了!”我会打开《纽约人》杂志,发现餐厅评论专栏不再冠以“双人桌”之名。我会打开电视,听到一位候选人夸耀因为自己是单身,没有子女,所以可以把比其他任一候选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放到为选民服务中去。

我一直在等待。

还有另外一重障碍。这些对单身人士不公的混沌想法、错误行为还没有被命名。还没有一种东西能够将这些现象串联起来,以展示作为一个整体这

种状况意义重大,作为一个个现象他们又有着内在联系。汽车驾驶者驾车时因肤色黑而被要求靠边,他们为之愤愤不平的原因不在于靠边带来的不便和一时的羞辱,而在于这种屈辱表达的是偏见、成见、歧视行为的集合,这种集合在通常情况下被认为是一种种族歧视。相对而言,单身人士往往将他们遭遇到的歧视、成见、拒绝解释成个别行为,没有更大的意义,不是当代美国社会对整个单身群体社会地位的看法。

本着让更多的人重视这一现象的想法,我创造出了“单身歧视”这个术语。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搜集了很多有关单身人士的模糊而又不正确的看法,将他们汇总在一起,和其他各类型的错误看法一起呈现给读者。

“单身歧视”这个术语直指单身群体被边缘化、类型化的方式,但这只是单身困境的一半,另一半是对婚姻和成双成对的褒扬,尤其是“你是我的所有”之类的变种,我将它们称为婚姻狂热。

每当我说单身歧视与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同性恋歧视等其他各种声名狼藉的歧视实质相同时,总会招致很多抗议。我是应该遭受这样的抗议。从很多重要的方面来讲,单身人士和其他遭受残酷损害的群体不属同一类型。据我所知,没有人被挂在卡车车尾拖行至死,仅仅因为他们是单身。也不存在“已婚人士专用”的饮水机,永远都不会有。单身人士承受的怜悯与无耻的种族主义者表现出的对黑人的赤裸裸的憎恨以及同性恋恐惧者表现出的对男女同性恋者的毫无保留的厌恶不能相提并论。

我还经常听到另外一种反对意见:我提出概念的时机大有问题。事实上,在当今美国,单身人士已经获得前所未有的广阔的自由空间,我怎么敢宣称他们处境艰难呢?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观点。

经济上自由——尤其是女性在这方面的自由——是社会变迁的重要表现,也是这一变迁赋予许多单身人士的权力。虽然女人不能与男人同工同酬,虽然很多的男人和女人还生活在贫困之中,但如今已经有为数不少的女性能够挣得足够的报酬去养活自己,甚至是养活几个孩子。她们不需要依赖丈夫以获得经济上的支持。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和配偶以外的人发生性关系都不用担负恶名或受人羞辱了。现今单身母亲生下的孩子与已婚母亲生下的孩子已享有同等权利。节育方法的问世和堕胎的合法化,加上生育技术在医学

领域上取得的进展,女人可以享受性爱而无须生子,也可以不通过性爱而生儿育女。

当性生活、生儿育女与经济能力都和婚姻挽结在一起难分难解时,单身生活与婚姻生活的区别就变得十分显著了。以 1956 年的美国新婚夫妇为例。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没有哪个年代记录在案的婚姻年龄比这一年更早了。这一年,一半的新郎还不到 22.5 岁,一半的新娘年仅 20 岁甚至更小。这些年轻的夫妻生平第一次组建自己的家庭,他们一边攒钱,一边打算买自己的房子。从许多具有重大意义角度来看,婚姻是一种向成人阶段的转变,它是一个大且明亮的界限,把保持单身的人和已婚人士分隔在界限两边。

现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婚姻制度依然持续置身于我们的法律、制度、宗教和文化想象之中,但它已经不再是一个重要的人生转变了。如今,一个 27 岁的男子可能是单身,也可能已经结婚。在结婚之前——如果他们会结婚的话——男人和女人们都在诸多学校、工作岗位、住所、恋情中辗转过多次了。

过去与婚姻紧密相连的多个元素如今已经与之没有关联了,可供选择的人生道路已成倍增加。几乎所有的能够想象到的人生故事,在这个崭新的、勇敢的世界里都有可能变成现实,每一个美国人都可以设计出属于自己的独特人生。

然而承诺有时也是威胁。机会是令人兴奋的,但也可能是恐怖的。有时熟悉、可预期、简单更具有吸引力,我是从自己接触电脑技术的经历得知这一点的。当我已经熟悉新近的电子邮件程序时,新款的更高级的程序把它从我的电脑桌面上踢开了。新款软件有更多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功能,但是我不懂这些,也不需要。我需要的还是我熟悉的、可预期的与简单的功能,我甚至希望技术进步能停下来。

这就是许多人感受到了新的变化撼动了由婚姻与家庭组成的世界的原因。从很多方面来看,单身人士的处境都胜过从前,但我仍然宣称他们处境艰难,原因即在于此。有选择过单身生活的自由、开辟一条与众不同的人生道路,会让部分人感到不安——这些人在选择比较有限的情况下会感到更加安全。

用科技来类比单身并不是很恰当,我对旧有电子邮件程序的依恋与我的

价值观以及对道德思想、人生意义的看法关联有限。我对最新程序的抗拒也不能带给热情拥抱新技术的人更多的评价,但是,人生道路的选择与此不同,它有着更加重大的意义。

在我们的观念中,20世纪50年代是美国人的黄金时代,那时婚姻是人们生活的中心,其地位神圣而不可动摇。婚姻使人生富有意义和可预期性。在我们的想象中,那个年代安全、温馨、舒心,且道德观念明朗(虽然彼时现实的天空没有这么晴朗)。当下美国人的生活和价值观看起来愈趋复杂、多变、富有争议,当这种复杂性带给人们的更多的是威胁而不是自由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加怀念我们认为的、事情的本来面目。

我想许多人乐意恢复婚姻在人们生活中的位置,乐意能够预想幸福人生的大概轮廓:和父母及兄弟姐妹们一起生活到青少年末期或者成人初期,可能会工作或者上一段时间的学,然后直接通往婚姻。如果是男人,就继续工作,买房子、生孩子、养孩子、持续婚姻生活,然后是抱孙子,此后过着幸福的生活,享受生活圈子和国家的尊重及道德上的肯定。关于何谓美好而有价值的人生,无论是在整体的文化中,还是在个体的家庭中,都没有争议。

如果美国人想把婚姻恢复到他们以前了解的那个样子(或者他们自以为了解),那么他们该怎么做呢?当旧日婚姻带来的好处如今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时,他们将怎样劝服年轻人继续向往婚姻呢?法律、医学、社会变迁已经使婚姻不再具有独特性,而这些变迁又是不可逆转的。避孕不可能变得不合法,堕胎也不会因为再三禁止而消失,生殖科学前进的步伐也不会立刻停下来。法律不会禁止女性参加工作,非婚生子女其出生证明上再也不会盖有“私生子”的戳印。单身与婚姻之间的巨大而又明晰的界限业已消失,我们将如何再度恢复它呢?

有一种办法,它是所有办法中最强有力的。它可以超越法律,践踏科学,对公众和职业生涯中光芒四射的机会熟视无睹,这个办法就是心理围剿。和心理控制有些像,只是没有阴谋匿身其中。

在一个婚姻不再重要的年代,心理围剿致力于向大众灌输一个关于婚姻的不可动摇的观念:婚姻具有彻底且独一无二的改变力量。这一观念其实是站不住脚的。根据心理围剿所产生的错误观念,婚姻会使一个不成熟的单身

人士变成一个成熟的配偶。婚姻可以创造出原本没有的承诺意识、奉献精神、无私之感,它是一片能够真正滋生亲密、忠诚的土壤,婚姻能把认真的性伙伴关系从试婚转变成正式关系。结婚之前,你希望彼此能是对方的一切,婚后,这一切变成了现实。婚姻给美国人带来他们上下求索的终极奖励:幸福。不是肤浅的快乐,而是深刻、有意义的幸福。婚姻给单身人士带来无法想象的满足感。这种错误的观念诱导你,只要结婚,你就会不再孤独。

这种错误观念为恐惧和渴望所激发。渴望在婚姻界碑的另外一侧有富足等待着,恐惧到不了彼岸将会带来某种后果。恐惧与渴望,单身歧视与婚姻狂热、单身与已婚。任何事情都有两面,一面将你拉近婚姻,一面推你远离婚姻。这一拉一推使这种错误观念变得更加牢固。

这种错误观念需要面对一个巨大的挑战:它纯粹是胡扯八道。它的每一部分要么是被过度夸大了,要么就是彻头彻尾地错了。科学理论是错的,政府政策是错的,我们的信仰更是错得离谱。心理围剿必须对界限的两侧都有足够的重视,才能持久地掩盖那些扰人的真相。就单身歧视这一侧来说,单身生活的每一丁点好处或者正面结果都必须加以抹杀或者漠视。对于婚姻狂热那一侧来说,则必须大力赞颂婚姻的美好,以便维持其神话地位:婚姻是一种神奇的人生经历,可以重塑一个人的人生经历。

心理围剿贬低单身人士的生活,用已准备好的言辞反对所有单身人士为维护自身生活价值所做的努力。单身人士有对他们具有重要意义的亲密朋友吗?他们“仅仅”是朋友而已。他们有性生活吗?如果有,那么女的就是娼妇,男的就是精力过剩的公狗。对于那些显然很贞洁自律的单身人士又该怎么评判呢?哎,你看,不能享受性生活是多么可惜!单身人士能够投入到工作中去吗?对于单身人士而言,唯一有实质性意义的投入对象是配偶,投入工作只是因缺乏伴侣而生的一种心理补偿行为。单身人士有很多兴趣爱好吗?其实没有。他们的兴趣全集中在一件事情上,只要勾上了灵魂伴侣,他们就会退出滑雪俱乐部。单身人士幸福吗?他们自认为是。没有灵魂伴侣,他们永远都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幸福。

这些还说服不了你吗?那好。单身人士可以有所谓的幸福、朋友、爱情、事业、寄情、平静和独居之乐,甚至他们还是无私的、忠诚的、成熟的。但他们

仍不能逃脱孤独终老的结局。

单身歧视是一种绝对主义,是矛盾的、毫不留情的。单身歧视覆盖一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将其加以扼杀,他的严重性超过了其他的任何一种歧视。以性别歧视为例。有些女人确信家庭是女人的归宿,女人的终极价值就是相夫教子。对于这些女人和其他抱有同样世界观的男人及女人而言,女人照样可以通过努力使自己拥有信仰、荣耀。女人可以是深情满怀的妻子,充满爱意和乐于奉献的良母,她们可以无私地操持家庭。女人可以有成就感、满足感以及拥有实现人生价值的感觉,她们可以在所有持有相同观念的人那里获得认可。

单身歧视没有为单身人士留有位置,除非你是罗马教皇或者教皇的宠臣,否则单身人士就不可能是好人或者有价值的人。如果不能破除这种错误的观念,未来单身人士也将不见天日。当此之时,若想获得认可,唯有走向婚姻。

心理围剿的另外一个侧面——吹捧婚姻、美化婚姻,使之看起来灿烂且神奇——正对着一个令其生畏的事实。从统计学意义上讲,结婚是一种了无新意的行为。虽说很多美国人结婚的年龄比以前要晚,进入婚姻后也不能持久,但大多数美国人——约占90%——在到达一定年龄之后还是会结婚,有些人一而再,再而三地结婚。因此,结婚并不能使人显得特别,它使人显得庸常。

一件如此庸常之事,怎么就被变得非同寻常了呢?打开电视,一个接一个的节目加强了婚姻的美好形象。最惹人注目的莫过于那些社会传真节目了:《单身汉》(The Bachelor)、《单身女》(The Bachelorette)、《巨富男》(Joe Millionaire)、《凡俗子》(Average Joe),以及其他日益增多的对婚姻溜须拍马的续集。借助于城堡与热水澡、香槟与豪华车,他们在粉饰公开的羞辱。当奖品直指婚姻时,一点点卑躬屈膝又算得了什么呢?

其他类型如戏剧或者喜剧,往往人物性格多变,故事情节曲折,播出了一季又一节,最终,在故事的结尾,故事中的人物都走到了一起,纷纷携手踏上红地毯。看起来除了结婚以外,编剧界创造不出更加令人动心的连续剧结尾了。

有些节目似乎上演了不同于婚姻狂热的其他有吸引力的剧情,但最终,他们还是放弃了这种情节模式,让故事中的人物走向了婚姻。在《朋友》一剧中,节目看起来是关于友情的,但最终,除了一个角色外其他人都找到了自己